

浙西明清古民居建筑的柱础

陈凌广

在浙西的古民居建筑中，精美的柱础雕刻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柱础功能是防木柱受潮同时又加强柱基的承压力。由于南方多潮湿，凡是木架结构的房屋，可谓柱柱皆有柱础，对础石的使用十分重视。而古建筑的构架、装饰、屋面、墙体随着朝代的更迭、岁月的推移往往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而有所增修改变。但其柱础往往数百年原质原样延续使用，这为今人研究、鉴定古建筑始建的年代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物依据。

浙西明清时期多富商，且多来自徽州，因而，留存有一幢幢藻饰浮华的徽派民居建筑，其中常常有雕刻精美的柱础。柱础之名称起源甚早，《淮南子》中即有“山云蒸，柱础润”的记录。据李诫《营造法式》第三卷所载：“柱础，其名有六，一曰础，二曰礪，三曰舄，四曰趺，五曰碱，六曰礲，今谓之石碇。”浙西一带称柱础为石礲，根据功能来分，石礲有三大类型：室外檐杆础石、大门门框础石、室内柱础石。在造型上，础石也有三大类型：其一，上圆下方型、上圆下八面（也有六面）体型、上部为折角曲面方石鼓型等，其中尤以上圆下方型居多，体现了天圆地方的传统文化内涵；其二，方础四面雕饰，雕有狮、麒麟、虎、龙、蝙蝠、青蛙等动物造型及花卉、瓜果植物等；其三，上部石鼓面雕饰，雕有动物、花草、植物、博古器物图案及素面装饰等。

按传统，一般民居不能使用檐杆础石，它代表着家族的功名与荣誉，只有在庶子考中了进士的家庭或宗族的祠堂门口才可以有一对檐杆石，它和室内的柱础最大的区别在于檐杆础石础面上有一个直径十五厘米左右的圆孔，用于树檐杆，而檐杆是古人兴儒尚文、光宗耀祖的标志物之一。一般来说檐杆础石体量较大，大多高约六十至七十厘米，重约三百至四百斤。多数是分体双层的结构，由础基和础身组成，有雕饰和光面两种。其雕饰多用如意云纹，采用浅浮雕工艺制作而成，以龙游县三门源村叶氏宗祠大门的一对檐杆础石为代表。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人们审美的趣味不一样，造型特点也有变化。在开化县境内的檐杆础石通常是不加雕饰的直杆八角形，以马

金镇霞山村进士第为代表。

浙西最普遍的要数室内柱础，其体量的大小随着建筑的类型的变化而变化。如祠堂等公共建筑的柱础因柱子硕大而体量也大，而民宅建筑的就要小得多。现存的多数民宅中，普通民宅约一般采用光面圆鼓状的石柱础，也有少部分用木柱础，体量小且工艺水平低。张一兵认为，柱础的样式、结构和工艺水平可成为年代考据的重要依据。浙西民居柱础在明代早期多为下呈正方形、上呈覆盆状，故名覆盆式。在龙游、衢江一带大多为不加雕饰的素覆盆式平柱础。圆柱形通常表面不施纹饰，圆鼓形、变体圆鼓形则造型古拙，雕饰典雅。清代以后，逐渐演化成分体式，图案雕琢工艺随之繁复多变，结构也从单一的几何形覆盆向圆形、方形、多边形、筒形、腰鼓形等转变。柱础尺度与柱身的尺度是相协调的，它的高度和大小可以使柱子整体的比例感协调。较矮的柱子往往设置较低的柱础，较高的柱子的柱础也相应提高。当其高度接近人的视平线高度时，匠师们往往特别注意转角等细节的处理。由于多数柱础高度在人的视平线之下，为了防止产生行走时的阻碍，柱础的形态也比柱头更加简洁，尽量减少繁琐的装饰，以简单的几何造型或线条为装饰主体。由于浙西地区现存明代建筑较少，清代中后期和民国建筑比较多见。清中后期的民宅中，比较复杂的柱础往往是在一个较扁的鼓下加个方座或八方型座，或座下再加须弥座，形成层次感较强的组合。其工艺追求精巧、细密之风格。如江山市廿八都镇姜遇鸿旧宅堂屋腰鼓形满工柱础、常山县球川镇徐氏民居堂屋满工南瓜形花卉柱础、龙游县石佛乡三门源村叶廷燊旧宅门框础等。

作为中国石建筑构件的一个种类，柱础样式繁多。《营造法式》中对柱础纹饰的记载，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宝相花、铺地莲花、仰覆莲花、蕙草、龙凤及狮兽之类等。这些纹饰大多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其第三卷对柱础的形式、比例及装饰手法更有详细的说明：“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若造覆盆，每方一尺覆

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莲花,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减地平压地隐起华,剔地起突,亦有施减地平及压地隐起莲瓣上者,谓之宝装莲华。”

以建于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的开化塘坞朱家宗祠——致福堂明间廊道中的两根柱础石雕为例,这两根柱础石呈四方双层结构,每个柱础通体雕刻四幅图案,它们是“麒麟献瑞”、“凤竹交辉”、“大狮小狮”、“狮子绣球”等。狮子作为中国雕刻中常用的一种图案,具有凶猛、威严的寓意。在祠堂中,柱础配置狮子图案,令进出之人深感族风的森严、家规的严谨,让人肃然起敬,也有驱邪镇宅的作用。工匠采用高浮雕的手法,根据高浮雕的重量体积,先剔除多余的部分,再凿荒、打糙、打细,直至将细部线条全部修整出来,最后运用磨头、剁斧、扁子等专用工具清理干净。由此打造的柱础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颇具观赏价值。

中国建筑与佛教艺术融合并得以发扬光大,佛教的装饰艺术对柱础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莲瓣被广泛地运用于柱础上。在山西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柱础上,就雕有覆盆莲花及盘龙、人等复杂纹饰。古代的莲瓣柱础多作覆盆式的铺地莲花,其莲瓣较为写实且富于变化。这种类似佛教莲花座的古式覆盆莲花造型,即“宝装莲华”。如开化县苏庄镇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姜家祠堂石雕莲瓣形柱础,其造型已不同于古制,并有束腰及底座,在上端凸出的肚部作莲瓣雕饰,其莲瓣以圆弧收齐上下唇缘,形成上下对称的长椭圆形,其整体造型类似南瓜,所以又称为“南瓜形柱础”或“瓜瓣形柱础”。最难得的是,该祠堂还有一些木质莲瓣形柱础,保存如此完好的木柱础在浙西极为罕见。

清光绪朝之后,莲瓣形柱础已成主流,而且外形已可明显地分为顶、肚、腰、脚等四部分。在上段的础肚,常施以图纹雕饰,纹饰的变化也较以往丰富,题材更加多样化,有花鸟、动物等吉祥图案及反映风土民情的内容等。雕饰华丽,雕工精巧,但有繁琐之感。如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廿八都姜遇鸿旧宅大门束腰型柱础石,以青石板开片加工雕琢而成,上半部础肚的正面为“卍”字几何形浅浮雕饰面,四周外形以线

刻兽爪纹装饰,下半部础脚为方形,正面画中心处刻有一组瓶花、如意卷草纹图案,使得整座门框庄重而醒目。另外,柱础形式的发展还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单层式柱础,有鼓式、覆盆式、铺地莲花式等;另一类是多层式柱础,由两种以上不同形式的单层柱础重叠而成。

在民居建筑中,各类型柱础的分布亦有特定的规律:一是主次分明——雕饰华美的组合式柱础均分布于主体建筑明间或者居家厅堂的中间位置,而附属陪衬建筑的东西廊房、垂花门等柱础则均为覆盆式和石鼓式短础。同时,明间檐柱要冲之地,其柱础上部四面都是高浮雕的龙、狮、麒麟等吉祥动物,础面则浮雕龙、凤、牡丹、菊花尽显尊贵之意。而四座最为威猛雄奇的狮子、麒麟造型的柱础则置于主要活动场所内。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徐氏民居的柱础、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姜遇鸿旧宅堂屋柱础、朱家致福堂明间石雕柱础等就呈现这样的格局。二是对称——柱础布列严格地遵循古建筑组合对称同型原则,处于对称部位的柱础均为同类型柱础,但雕饰图案则于同类题材中求变化。

结语

柱础石作为中国古建筑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构件,具有起源早、数量形式多、艺术价值高的特点。它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更具艺术欣赏价值。浙西民居的柱础雕刻,内容包括动物、植物、人物、器物及几何形图案,在保证支撑功能的前提下,演化成美观的装饰。柱础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把建筑装饰中的情、理、艺、趣、神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建筑装饰风格。正确认识和区别柱础石的造型与雕饰艺术,对于研究、继承历史遗留的传统艺术和技术成就、有着积极的作用。

本文是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2009年科普重点课题“浙西古民居精粹”的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